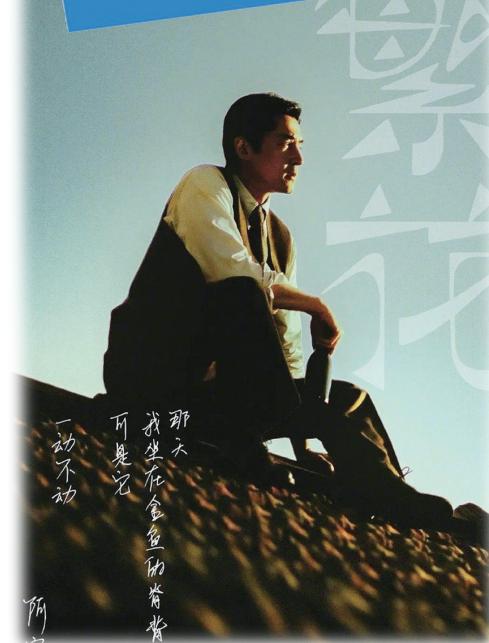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风流散尽说《繁花》

成向阳

近期热播的电视剧《繁花》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。它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、社会转型大时代背景下的上海滩故事，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，构建起多姿多彩的集体记忆与地域风情。从《繁花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悟到了什么？我们特约请两位作家畅谈他们的观剧感受——



## 《繁花》台词金句

◆当时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，十年之后，我还是没有看清她的样子，但我看清了我自己。

◆一个男人应该有三只钱包，第一只是你的钱包，实际上有多少钱；第二只是你的信用，你可以调动别人多少钞票；第三只是别人以为你有多有钱。

◆人人心里有杆秤，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，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，心里多少都有数的。

◆目标从来就不遥远，一步步，一天天。只管全力以赴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

◆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，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，从屋顶跳下来只要八点八秒，这就是股票。

◆你这个人就是不听劝，做黄浦江的生意，操苏州河的心。

◆人生不能重新开始，但可以从每一个选择点重新出发。

◆做生意，首先要学会两个字：不响。不知道的，说不清楚的，没想好、没规划的，为难自己、为难别人的，都不响。做事情要留有余地，对吧。

◆心可以热，但头一定要冷。

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，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。有人乘风而起，有人半日归零。

◆为什么我不可以是自己的码头？27号不是我的码头，宝总也不是，我是我自己的码头。

如果说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是一座花园，那么王家卫的电视剧《繁花》就是一瓶插花。前者写尽时间长河里的饮食男女，烟火众生，而后者却是于花海之中采撷最娇艳的几朵插于窗前，让隔窗人看到东方风来满眼春，以及那个春天里几朵小花上晶莹透亮的露珠。

天亮了，追着看电视剧《繁花》，真把人几度看哭，直到最后，万千风流一朝云散。弄潮人种花去了，黄河路上，只剩一句“不响”最大，而东方明珠塔绚烂的焰火之下，有情人分隔两岸，一条500米的黄浦江阔如前世今生。

那种恍然，怅然，黯然，烟幕一样，让人好大一会儿回不过神、出不上气来。

朋友笑我：“看来你和王导一样，嗨的都是阿宝和汪明珠啊！”谁说不是呢？多可爱的两个人。因了这两人，以及他们周围的朋友，我把《繁花》当一部励志片来看。无论是阿宝的大智大勇，还是汪明珠的倔强执着，都让人看到东方风来的那个伟大时代里敢为人先、舍我其谁的弄潮儿精神。而杭州范总的“只要下了海，你就得使劲朝前划呀划呀”，海宁魏总的“我要当牛仔裤第一人”，卖鱼佬陶陶的“我要飞”，都让人在啼笑皆非中看到

时代进步的力量在有志者身上的投影。所以一部《繁花》，首先是那个大时代的赞歌，是上海滩人的一段精神传奇，令人唏嘘感叹，心向往之。

而在励志的一面之外，《繁花》更像一个时间与生命的多棱镜。我很想问追剧的朋友：“难道你不觉得眼前的《繁花》，有点像当年的电影《东邪西毒》吗？”

如果说《东邪西毒》是武侠寓言外套下的现代都市言情，那么《繁花》在我看来，也可视为现代都市言情外套下的武侠寓言。商场如战场，码头即江湖，上海滩就是武林，虽无刀光剑影，但一样的爱恨情仇。剧中人等，无非江湖儿女。说“我就是我的码头”“江湖再见”的汪明珠，总让我想起金庸先生笔下的女剑客女侠士甚至女魔头，她是她们的综合体。而阿宝，既是萧峰，也是令狐冲，还有一点点杨过的影子。而弄潮之后的飘然归去，则是江湖渔樵的隐逸象征了。他的乡下种花，是已经看尽了世间繁华与江湖恩怨，是大彻大悟，万法归一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我感觉《繁花》其实与《东邪西毒》一样，说的都是导演王家卫对时间、对情感、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看法。Ashes of

time，时间的灰烬，证明生命曾经炽烈地燃烧，而燃烧之后，繁花凋零，所余无非一缕惆怅。所谓“你有的你不要，你要的得不到，能得到的不敢要。”如果说，这是《东邪西毒》里讲的三种感情状态，那么它们同样也是《繁花》要讲的。玲子与阿宝，阿宝与汪小姐，汪小姐与魏宏兴，强慕杰与玲子，都是这样。而一切令人魂牵梦萦的感情，还不都是这样么。

只是，与《东邪西毒》相比，《繁花》似乎离王家卫的生命寓言更近了一点。如果把剧中人物命运出现转折的重要时间点提出来，再与王家卫电影生涯的重要时间点相对照，或许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影影绰绰的一种关系。比如剧中的1987年，阿宝的第一桶金和王家卫的处女作《旺角卡门》，比如1994年阿宝的股市大战，与王家卫《东邪西毒》的杀青……这样的时间对应点有很多，所以，我总觉得《繁花》也是“上海人”王家卫的精神自传，即使那个时代、那个地点他并不在场，但并不影响他在创作中有意识的远空移植。这使我更加相信，一切创造，都有确定理由，一切最终形式，都是因为心有所动。“因为这般，所以如此”，别人还真没什么好讲。

## 剧里剧外，那些体面的上海女人

百合

看《繁花》的人们都太上头了。我的一位上海朋友，自己就是电影导演，一开播就向我安利这部剧，然后不分昼夜向我狂轰滥炸，接近凌晨一点还在跟我分享花絮，时时询问我的观看进度：“看几集了？”我们互相交流自己今天最喜欢的是哪一段。

他已经彻底折服于王家卫的美学，比如，他说：“阿宝和玲子在那个阁楼上吃饭那一段，阁楼上窗户打开，晚霞的光打进来，那个光很嫩。他们吃螃蟹，喝的是黄酒，楼下是越剧声，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，非常非常嗲……”我笑：“有专门的食谱设计师，每一顿饭吃什么都是精心设计的。”

明明人在山西，可是看沪语版《繁花》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，尤其是看到里面闪现的名字和面孔，觉得他们似乎并不是很遥远。

该剧的食谱设计师李舒，她曾在公众号上推过我的书；原著金宇澄老师，曾把我的作品推荐给陈冲导演。一些不常出来的老戏骨有几个是我朋友的恩师，就有一种看远房亲戚家办party的感觉。

5年前的夏天，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，在学院附近镇宁路的绿荫小道上，和如今在《繁花》里演玲子的马伊琍擦肩而过。明星都自带明星相，拥挤的人流中，她十米开外迎面走来，也能一眼被看见。白色棒球帽，白色紧身背心裙，身材玲珑，步态轻盈，素颜，皮肤白皙紧致，表情平静凛然。半年后，她宣布离婚。官宣写得简短，只有7句话：“你我深爱过，努力过，彼此成就过。此情有憾，然无对错，往后，各生欢喜。”

这是我最推崇的分手态度。不纠缠

不指责，手起刀落，干净利索。尽管，在此之前作决定不可能这么潇洒，必定有一个漫长的纠结权衡期。但正因时间足够长，愈显得这个决定不是冲动，而是考虑成熟后的取舍，稳中带着狠。这倒也和《繁花》中玲子对感情的态度一脉相承。

玲子等了阿宝三年，最后活生生等成了朋友们眼里和嘴里的笑话。她最后给了他一次机会，逼他给承诺，他还是不接招。于是，她说，请你从“夜东京”退股，从此划清关系，把我当时借你的运道还给我。她嘴里的“运道”是庙里求来的符，在她心里，那相当于他们的定情信物。又说，三年运道值多少钞票，你算一算给个数，我们两清。轮到宝总黏黏嗒嗒了，他说，这笔账算不清楚的——他不是不舍得给，而是不舍得断，他要相互亏欠，要藕断丝连。但那边厢已经执意拗断，断臂求生。

忽然又想到一个人。“这次的决心，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……你不要来寻我，即或写信，我亦是不看的了。”这封信，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分手信。寻常张迷津津乐道字面上的冷傲，却忽略了字面背后的一言难尽：爱过，纠结过，就此别过。随信还附送了30万分手费，一说是胡兰成存在她这儿的钱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是要两不相欠。

过去的张爱玲、现在的马伊琍、荧屏上的玲子，都是体面的上海女人，说话办事柔柔嗲嗲，但内心条理性、秩序感都相当强，最重要的是她们有一颗务实做事的心。戏里另一个女主角汪小姐，也喊出过这样的话：“我是我自己的码头！”我在上海的几位女朋友都是这

一路数。上海这座沿海轻工业城市，一早就给了女性相当高比例的就业机会，锻炼出了她们的理性与强悍，储存在骨子里代代相传。

之前有一首歌叫《体面》：“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，我敢给就敢心碎。”你不能不高看她们一眼，她们就是体面，尤其是在男女分手这种最考验人性的时候，尤其体面。也许不过是因为，她们笃信自己不依靠男人，也能活得不差。

回到玲子身上，那夜她离开夜东京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她自己给自己撑起伞，高跟鞋踩在水洼里一步一步远去。据说这一段王家卫拍了两遍，第一遍要求马伊琍一边走一边把骂阿宝的话都骂出来；第二遍正式开拍时要求她“不响”，边走边在心里骂。这才有了这一经典场面，到底是王家卫，他是懂上海女人的体面的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